

軍長與女兵

(本文插圖刊第10、59頁)

朱德、康克清之戀

——四川軍長愛湖南妹

●王 祿

小同志說話有意思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五月二十一日，馬

日事變，長沙剿共，七月十五日北伐軍克復華中後所組織的國民政府武漢當局，實行分共。八月

一日，共軍賀龍、葉挺、朱德等發動南昌暴動，

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在九江召開「八七會議」

由國際代表羅民那茲主持，指責陳獨秀的「機會

主義」，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九月八日毛澤

東、瞿秋白發動「兩湖秋收暴動」，十一月十七

日共黨彭湃發動海陸豐暴動，成立「蘇維埃政府

」，在江西建立基地，組織游擊隊，編練紅軍，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五日，中共舉行「

贛南會議」，決定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於

瑞金。先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初朱德和

毛澤東率領中共紅軍第四軍進駐江西遂川後，他

們每天在遂川縣南門的大草坪上操練，有時這裏

也是紅軍的集合地點。

一天，萬安縣的游擊隊一百多人正列隊在大草坪上，等待朱德軍長的講話。不一會兒，列隊

中有人大喊：「來了，朱軍長來了。」只見一位身材不高，體格魁梧，滿臉鬍子的中年軍官，腳上穿雙草鞋，雄糾糾地來到隊前。

隊長立正向朱德敬了一個軍禮，然後大聲向

朱德說：「報告，萬安游擊隊一百零七人，男一

百人，女七人，要求參加紅軍。」

朱德笑容滿面，揮動着手叫大家就地坐下。

他濃眉下那雙大眼睛既嚴肅又和藹。他們雖然衣

着不整齊，但都是精壯的年輕人，個個朝氣蓬勃

，朱德看著大家，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說道：「同

志們！大家辛苦了，歡迎你們大家來當紅軍。你

們大家也許都知道，紅軍是勞苦大眾的隊伍，紅

軍有鐵的紀律，不怕犧牲，能吃苦耐勞，你們做

得到嗎？」游擊隊員齊聲回答：「做得到！」

朱德滿臉笑容連說：「很好！很好！」又看

到幾個女隊員，關切地問：「你們這幾個小姑娘

呢？打仗怕不怕？」這時有一個女隊員乾脆回答

說：「不怕，怕就不來啦！」朱德看了看她，渾

圓的面孔，端正的容貌，健壯的身體，兩眼炯炯

有神，既有姑娘的嫵媚，又有男孩子的勇氣，朱

德便問：「你叫什麼名字？」

她毫無拘束地回答：「我叫康克清。」朱德

又問：「今年多大了！」她說：「我叔叔說我今

年該十六歲啦。」

大家聽了大笑不已。朱德也笑著說：「這小

同志，說話有意思。」

朱德問完話，又講了一些革命道理和當前游

擊區的革命形勢，同時還宣布了一些紅軍紀律。

散會後，游擊隊員每人填了一張表。康克清

手裏拿着表，心裏興奮地一筆一劃填好。時間是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三日。

年輕的康克清很快穿上了嶄新的灰土布軍裝

，八角帽一戴，顯得英姿颯爽。軍部根據她的特

長，分配她到第一中隊搞宣傳工作，不久，她以

出色的工作成績調到政治部作宣傳員。

受到鼓勵分享歡樂

康克清在紅軍中，十分高興，工作起來生龍活虎，寫標語她不怕爬高牆，作宣傳工作，講得頭頭是道。在紅軍部隊裏，她是一個活躍份子。

朱德看到她這樣積極，認真革命，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

紅軍政治宣傳處，與司令部同住在一棟民房裏辦公，每天康克清總要蹦蹦跳跳地從司令部辦公室穿過。

一天，從遠處傳來「當兵就要當紅軍……」的清脆、嘹亮的歌聲。朱德一聽就知道是康克清回來了。可是歌聲一到司令部門口就停了。朱德站在門口笑着她說：「唱得好嘛！怎麼不唱了呢？康克清舉手向朱德行個軍禮：「報告，怕影響軍長您的工作。」

朱德一聽樂了，笑着說：「你們宣傳員唱歌也是工作嘛。平時把歌喉練好了，將來給老百姓唱就能鼓動更多的羣衆來當紅軍，擴大我們的紅軍隊伍，如果唱給戰士聽，就能激發他們熱愛自己的隊伍，使他們安心工作。這樣，你們唱歌的功勞可不小啊！」

「嘴！軍長，唱歌還有這麼大的力量啊！那我今後就天天唱。」說得二人都笑了起來。

朱德看見眼前這個剛強、聰明的姑娘，談話很有意思，於是招招手：「小同志，進來！隨便談談。」

康克清便來到朱德辦公室，各坐一條板凳，像朋友話家常一樣談起來了。

朱德問她：「參軍多久了？」

康克清搬著指頭算了算，說：「有六個月了吧。」

朱德問：「還想家嗎？」

康克清搖搖頭說：「不想了。」

一提到家，她的眼睛濕潤了。停了一會說：

「我在萬安有兩個家，可是不管哪個家都沒有給過我溫暖。我的生父是個漁民，家裏很窮，嫌我是女孩，我出生四十天就把我送給人家。養父還好，但家裏也窮，養母很厲害，尤其是奶奶，她逼我包腳。那時我反抗她，死也不包，如果真的包了腳，今天我還能跑出來幹革命嗎……」苦難的遭遇，使康克清黯然的低下了頭。

朱德看到這種情形，連忙轉變話題，拍拍她的肩膀，語氣更加親切地問道：

「工作上有什麼困難沒有？」

康克清抬起頭來，看看面前這位軍長，他是那麼和藹。她內心感到溫暖。她立刻回答：「沒有困難，即使有困難，我也不怕。我是在窮苦環境裏長大的，還怕什麼困難。」

朱德聽了很高興，連連讚揚說：「好！很好！你這個思想要得，有志氣，紅軍就是要有這種思想。」

一個高級將領和一個剛入伍的普通女戰士，談得如此投機，足見他們二人已情投意合了。

康克清情緒已放鬆，無拘無束地說：「軍長，我家裏窮，沒有上過學，文化低，工作起來很吃力。」

朱德便開導她說：「這個不要緊。文化可以學，一天學一個字，一年可以學三百多個字，日積月累，堅持學下去，說不一定將來你會成爲一個女秀才哩！」說得二人都開心地笑起來。

然後朱德站起身來，用雙手比劃著說：「學文化有如打殲滅戰，對生字要抓住它，弄懂它，

記住它，一個一個地解決。我們紅軍是所大學校，官兵個個都是老師，要虛心學習，不恥下問，堅持下去，沒有學不好的。只要你肯學，我也願當你的老師，好不好！」

康克清高興得拍著手，天真地說：「好，好！有軍長的指導，我一定下狠心學。」

康克清回到班裏後，便和幾個萬安籍的女戰士講述了和朱德談話的經過，使他們也受到了鼓舞，分享了歡樂。

學文化軍長當老師

朱德雖然講願意當康克清的老師，但她却没有主動上門去請教。因爲姑娘也有顧慮，她想軍長雖然態度和藹，平易近人，但人家畢竟是軍長，而自己不過是個區區小兵，自己怎敢去打擾他呢！使康克清欲去又止。

幾天來，朱德沒有見到康克清，心裏總像缺點什麼似的，她那天真歡快的面容和苗條的身影，不時在他的腦海裏掠過。

一天晚上，朱德在工作之暇，正在看書，突然門外傳來清脆的聲音：「報告！」朱德對這聲音熟悉，知道是康克清來了，立即放下書，樂呵呵地笑著說：「進來。」

康克清進到屋裏，一動不動地仍站在那裏，俊秀的面孔上泛起了紅雲。

朱德讓她坐下，用幽默的口吻問道：「你不是說拜我做老師嗎，怎麼這幾天，你不來見老師呢？」

康克清舐著嘴微笑說：「因爲軍長工作忙，

我怕打擾你。今天若不是軍長託張良帶信叫我來，我還不來呢。」

「你真聰明，替我想得這麼周到。」朱德讚揚她說。接著又用商量的口氣對康克清說：

「今後每天晚上，你到我這裏來學兩個鐘頭。學文化、學政治、學軍事知識，總之，你缺什麼就學什麼。怎麼樣？」

康克清想了想，天真地問：「那遇到你出去開會，出去工作時，我還不來呢？」

朱德堅定地說：「來，還是要來，可以來自學嘛！」

這天晚上，他們談了很多，也談到很晚。後來，朱德看看懷錶，就送她回營房去了。這正是深秋季節，秋風習習，涼氣襲人，可他倆心裏却是熱呼呼的。

這天晚上，康克清躺在床上由於太興奮，久久不能入睡。她一合上眼，就出現朱德的身影，似乎看到朱德向她微笑，向她點頭。

萬安娘子軍不簡單

從此，康克清每天晚上到朱德住處學習。他教她識字、寫字、談軍事，分析戰局，有時朱德經常用講故事和說笑話的形式，去啓發康克清學習。從朱德的語言中她品味出對自己的關心和思念。每想到這些，她心裏便產生出一種莫名的恐慌，她估計朱德在愛她，她應該不應該接受這份愛情。而朱德看見她能虛心學習，而且一學就懂，的確對她萌發了愛慕之情。

在朱德的指揮下，紅軍打了贛州城。那天下午吃過晚飯，朱德與致勃勃和女戰士張良在郊外散步。他們一路走，一路談，從這次戰鬥談到戰士思想。

朱德稱讚說：「你們萬安來的娘子軍可不簡單呀！打起仗來像下山的小老虎。」

張良小姐謙虛地回答說：「這完全靠軍長的教育。」她還特別提到康克清。她說：「比如康克清同志，進步可快啦！」

朱德附和說：「她是一個好同志，她根基好，聽說她一出世就苦生苦長，她工作有基礎，在你們縣游擊隊當過婦女領袖。這些你大概清楚吧！」

張良小姐連說：「當然清楚囉。我和她同一個村子吃兩家飯，我也是童養媳，小時候我們一起下河塘摸魚蝦，上樹摘松子，一起放牛，割豬草，成立農會時，我們一起鬥土豪，搞宣傳，陳毅同志離開萬安時，我才出來當紅軍呢。軍長，康克清的少年故事可以寫成一本書。」

朱德對康克清的故事極感興趣，便指著山坡一棵大樹說：「到那邊去，到樹底下坐下來談。」

他們在樹下坐定，張良小姐就滔滔不絕地講開了。

七娃中有個「媳婦王」

康克清又名桂秀。一九一一年生於江西省萬安縣羅塘鄉，父母都是貧苦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只好租了條破船在贛江下游過着顛沛流離的水上生活。她的四個弟弟全都夭折，最長

的沒活過十一歲，幾個妹妹也全送人了。由於生活所迫，她出世僅四十天就送給大禾場村的羅奇圭家做「望郎媳」。婆家本有個男孩，不幸夭折，婆婆再也沒有生育，後來羅家就把她看成養女了。

羅奇圭是個農，家境貧寒，老父母都已年邁，全家連康桂秀一共五口，農忙時務農，農閒時她養父羅奇圭就到鄰村唱采茶戲，養家餬口。一家人看到幼小的康桂秀長得俊俏活潑，聰明伶俐，把她看做親生女兒一般。她十一個月就能光着腳走路，三、四歲時就能爬樹摘松子，還能下水摸魚蝦。左右鄰居說：「她真是一個天生的假小子！」

六歲了，正是要上學的時候，見到別家孩子背著書包上學，康桂秀也鬧著要讀書。可是養母說：「你去讀書，牛誰去放，豬草誰去打？」她聽養母這麼一說，只好放棄念書的念頭。

桂秀有許多小伙伴，都是窮人家的子女，她待他們比親弟妹還親。上山砍柴，小伙伴担子重了，她就主動上前分挑一些，她有什麼好吃的，總是要分給小伙伴们吃，小伙伴之間發生爭吵，甚至打罵，她站出來一調解就平息了。鄰村張庚秀是老財主家的童養媳，伙伴们不願跟她玩，有時還說些風涼話挖苦她。桂秀却對伙伴们說：「庚秀也是童養媳，她的親生父母也是窮人家，她在財主家，人家把她當丫頭，財主家的兒女吃好穿好又不幹活，庚秀吃的剩菜剩飯，穿的是破舊衣服，她跟我們是一樣的人。」小伙伴们便改變了對張庚秀的態度。張庚秀深受感動地說：「桂

秀，你真好！」

桂秀十二、三歲時，做飯、洗衣、推磨、車水、種田、樣樣都會，還能做一手好針線活。她十三歲那年夏天，久旱不雨，稻田龜裂，養父也不在家，她借來水車同養母一起晝夜車水，把稻田灌滿。養父回到家裏，看到禾苗得救，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

村裏人都認為，附近一帶的童養媳中，再也找不到比康桂秀更聰明能幹的女子了。被誇獎為「媳婦王」。從此，「媳婦王」的美德，就由大禾場轉向外傳開了。

要打倒列強救中國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的傳播驚醒了羅塘灣這個古老沉睡的小鎮。至善小學的愛國師生手執五色國旗，沿街收繳洋貨，然後燒毀。宣傳隊演講，揭露袁世凱賣國求榮的罪惡，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這時，桂秀也站在街頭，觀看游行隊伍，聽他們高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救中國……」的歌，桂秀高興得也跟著唱起來。但畢竟還年幼無知，不知所發生的事情。晚上，她問養父：「叔叔，什麼是列強？為什麼要救中國？」

養父羅奇圭粗識文字，他外出唱采茶戲結識了一些人，了解一些時事，回答說：「列強就是帝國主義，中國被他們欺負，所以要救中國。」養父的解說，給小桂秀種下了愛國和民主思想。

小桂秀不僅心靈手巧，還有不怕強暴的倔強性格。她胖胖的身材，拖着小辮子，圓圓的臉蛋

上有一對烏溜溜的大眼睛。一臉的天真，逗人憐愛。羅奇圭每逢有空，總是要抱她坐在膝上，給她講故事。她特別喜歡聽那些不怕權貴、見義勇為、打抱不平的故事。

一九二五年春暖花開時節，在北京念大學的共產黨員曾天宇帶來了革命的火種，同陳正人等一些知識分子回到了羅塘灣。他們以教書為業，祕密進行革命活動。在羅塘灣第一個吸收了羅奇圭加入中國共產黨，要他用采茶戲串連發動羣衆。從此，羅奇圭家成了黨的一個活動據點。有時幾個人一進屋就關上房門說話。康桂秀有時聽得似懂非懂，暗自想到：莫非他們就是打倒列強救中國的能人？

她等那些人走了以後，就去問養父。羅奇圭便給她講共產黨革命的道理，康桂秀漸漸受到共產革命理論的影響。

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共萬安縣委祕密成立了。宣傳男女平等，反對婦女裹腳，一些青年婦女月夜在外開會，唱歌，但年歲大、守舊的婦女却反對，還要強迫女兒和媳婦裹腳。一天，康桂秀從地裏歸來，奶奶已經準備好了一套包腳布，強迫她包腳。康桂秀堅決地說：「我不包。我好好的一雙腳，包了怎麼走路？」奶奶一聽，非常生氣，罵著說：「養一個大腳妹子，將來怎麼好嫁出去？」還是養母想得開，她對奶奶說：「嫁不出去，就養她一輩子。」另外康桂秀也想了一個好主意，要包腳，從今後水不挑，柴也不打，看你怎麼辦？奶奶無奈，再也不逼她包腳了。

康桂秀又把這個辦法告訴了小姐妹們，她們

父母讓她們包腳，她們便向父母表示不挑水、不打柴，以示抗議。父母們無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包腳風在羅塘灣被打回了去。

當時的鄉下青年婦女都喜歡留長辮子。一天，上級婦女協會派人來動員婦女剪髮，婦女主任向大家講剪髮的好處。並準備好了剪髮工具和幫助剪髮的婦女。主任講完話，問：「哪個帶個頭？」

婦女們個個瞪著眼睛，你看我，我看看你，都想剪，但都怕做帶頭人。」

康桂秀徒然站起來說：「來，先給我剪！」婦女主任高興地說：「有康桂秀帶頭，今後羅塘灣的婦女工作有辦法了。」

康桂秀剪完髮，用梳子梳得整整齊齊，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多俊啊！」

這樣一來，屋裏的婦女，都爭著剪髮，一個下午全剪完了。

婦女主任拉著康桂秀誇獎說：「你真是個積極分子！」當場發給她一頂八角帽戴上。

由於羅塘灣的工作做得很出色，省裏和縣裏不斷派人到羅塘灣來，想籌備成立農協會、婦協會。縣裏來的女同志說：「婦協會是婦女自己的組織，有了婦協會，婦女的事可以自己當家作主了。」

康桂秀聽後，立刻報名參加。從此以後，日夜往籌備會跑，做了許多事，被選為區婦女協會的宣傳委員。

康桂秀率領婦女宣傳隊巡迴於羅塘灣一帶，不管天氣如何，動員婦女行動起來，投入打土豪

、反封建的婦女解放運動。宣傳禁烟、禁賭；動員婦女剪髮、放脚；宣傳保護婦女人權，不准打罵童養媳等。

康桂秀過去曾跟養父羅奇圭認識二、三百個字。現在不够用了，她便會同了附近村上的人，在羅塘灣辦起了第一所夜校。至善小學校長陳先覺很支持，派教員上課。她動員許多男女青年來上夜校，學文化、學政治。

農民自衛軍一女兵

一九二六年，康桂秀由團支部書記羅詩通介紹加入了共青團。

當時，各共產組織已由秘密活動轉為公開了。羅奇圭當選為區農協會主席，革命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中共萬安縣委決定在羅塘成立一支農民自衛軍，凡十六歲到四十五歲的男會員都可以報名參加。成立農會那天，羅塘街後面的草場上，報名參加自衛隊的人站了三行。一行扛紅梭標槍，一行腰間繫大刀，一行扛鳥槍。隊長正在點名，突然康桂秀跑過來，站在隊伍後面說：「再加一個名字，我也要當自衛軍！」

隊長暫停點名，上前去拍拍她的肩膀說：「你看，我們這裏站的都是男的，可是你是女的。你快出來吧！等成立女軍時，你再來參加。」

康桂秀一聽就大聲嚷起來了：「女的就不能當兵啦？古代的穆桂英、花木蘭都是女的。北伐軍裏也有女兵，你這個自衛軍有什麼理由不收女兵？真封建！」問得隊長無話可說，只好將她收下，成爲惟一的女兵。

古老沉睡小鎮驚醒

這時，政府軍開始捕殺共產黨，七月，政府派了駐贛州一個團的武裝力量，來到萬安清黨，共產黨革命運動陷入低潮。很多共產黨人遭到逮捕和處死，這時康桂秀和養父羅奇圭隱藏在外婆家裏，等待時機再起。

一九二七年秋天，中共中央「八七」會議製訂了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政府軍的總方針，九月下旬江西省委製訂了暴動計劃。這時政府軍已從羅塘撤出，紅旗又到處飄揚，康桂秀又戴起了八角軍帽。

萬安縣委在羅塘至善小學內召開了全縣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康桂秀帶領宣傳員走村串戶，挨家宣傳，沿街張貼標語，起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農會控制了全縣大部分地區。縣委在羅塘鄉春背村會天字家裏召開第二次全縣黨代會，成立了攻城指揮部，部署全縣暴動。會議後，康桂秀和她的宣傳隊積極動員羣衆參加攻城，組織婦女做好後勤工作，燒茶送水，保衛後方。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早晨，總指揮部攻城號令一下，早已埋伏在郊外的四萬多農民軍，一起攻城，激戰了三個多小時，守城政府軍已招架不住，退往贛州，農民軍終於占領了縣城。

第二天，萬安縣城人聲沸騰，紅旗似海，親共人民喜笑顏開，聚集起來慶祝江西第一個縣級蘇維埃紅色政權的誕生。

沒有多久，政府軍糾集了兩個團，配合地方武裝，從贛州、吉安上下夾攻，並向萬安猛撲，縣委和蘇維埃政府決定退出縣城，輾轉到山區農村與敵軍展開游擊戰。

政府軍進城後，到處搜捕，想抓到康桂秀，但她在羣衆保護中沒有被發現。政府軍不久又開走了，共產黨黨員、團員，又開始秘密活動起來。在一次研究發展黨員對象時，康桂秀被提名，因爲她畢竟太年輕，才十五歲，決定把她作爲黨員培養對象。

康桂秀的養母，看見她每天東奔西跑，總覺得提心吊胆，便想給她找一個婆家，免得在外面冒險。她養母說：「桂秀，你也十五、六歲了，女人嘛，就是要嫁個男人安安穩穩過一輩子，幹革命今天不知道明天，娘實在不放心。」

康桂秀一聽很生氣，但又不好發作，便委婉地回答：「娘，我的婚事，你不要多操心，由我自己作主。革命的路我一定要走，誰也攔不住。但養母要將她嫁人的心，依然不死。因爲形勢動盪，連共產黨員的養父也改變主意，要她嫁人。弄得她整天坐立不安，想離開這個家。她對同伴說：「如果紅軍來了，我就去當紅軍。」

一九二八年九月，陳毅率領的紅軍真來了，羅塘鄉的百姓出來歡迎。紅軍在這裏擴大了隊伍，萬安縣一百多個農民軍報名參加萬安游擊隊，康桂秀和張庚秀、劉桂秀、朱桂蘭等七個女伴也報名參加了。

終身互托感到幸福

張良把康克清的身世講完，朱德陷於沉思中，好久沒有說話。張良已猜中了朱德的心思，於是笑著問：「軍長，你喜歡她嗎？」

朱德脫口而出：「這樣好的同志我喜歡，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

張良頑皮地跳起來說：「那還用說，她也喜歡你。」

朱德反問：「何以見得，她的心事你怎麼知道？」

張良說：「是真的，那天我和康克清談天，從你幫助她學習談起，我問她，你喜歡軍長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喜歡！』她還說，軍長具有軍人偉大的品質，光明磊落，為人正直，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

朱德對張良說：「小傻瓜，喜歡不等於愛呀！你和她像親姐妹一樣，我可以坦率地對你講，我從內心愛她。」

張良調皮地說「祝你們成功！」

朱德和康克清的愛戀順利地發展，但康克清去請教朱德，仍然是下級見上級那副姿態。先立正，後報告，再行禮。朱德見到康克清來，口裏不住地說：「免禮、免禮。」由此可知，他們的關係，正發生新的變化。

夜深了，康克清還在桌上練字，朱德在燈下看文件，朱德看見眼前這位未來的伴侶，在專心學習，爲了她茁壯成長，早日成才，他決不在談情說愛上浪費她的時光。此時，雖然愛情的浪花在朱德的血液裏翻騰，然而他却強忍着自已。將軍和戰士的愛情，就這樣在內心深處神速地發展

起來。

康克清的婚戀祕密，很快在她的青年伙伴中傳開了，有人以此來取笑她。她聽到後很不以爲然，並批評他們說：「我們做宣傳工作的，口口聲聲向羣衆宣傳反對包辦買賣婚姻，提倡婚姻自由，但真正婚姻自由來到時，又來取笑，我可以告訴大家，我要做出一個表率，只要對黨貢獻大、志同道合，我就不會計較年齡、地位，和他結合在一起。」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人敢來開玩笑笑了。

凡是朱德喜歡的東西，諸如打球、騎馬、射擊她都要學。她知道今後的担子更重了，要把自己鍛煉成一個文武雙全的戰士。

「打個勝仗再結婚」是鼓舞朱德的力量。使他更加堅強，更加英勇。這時候，正值政府軍調兵遣將向井岡山發動第三次圍剿。兵臨山下，朱德躍馬揚鞭，率領紅四軍主力部隊向山下殺出一條血路，盡管天上有飛機，地下有大炮，後面有追兵，且政府軍人數衆多，武器優良，但由於朱德沉着鎮定，英勇應戰，並機智地運用了游擊戰術，屢戰屢勝。康克清也充分發揮了她的政治宣傳才能，鼓舞了紅軍士氣。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勝利地佔領了福建省汀州。

結婚之日雙喜臨門

像往常一樣，康克清在晚上又來到朱德住處學習文化，她在進門前已不再喊「報告」，也不舉手行軍禮了。說明他們的關係正在更進一步發展。

朱德與康克清終於結婚了，當時朱德是四十三歲，康克清十九歲。他們沒有舉行婚禮儀式，但毛澤東和陳毅和鄧穎超的戰友，紛紛來到新房祝賀，祝賀反圍剿的勝利，祝賀新婚吉日。到來的人都說：「你們今天是雙喜臨門！」

這一次，朱德再也忍耐不住了，當康克清坐定，正要打開書本時，朱德以親切、誠懇的口吻說：「克清，我現在需要有一個像你這樣純潔而堅強的姑娘來真心愛我，我們結成終身伴侶，好嗎？」

朱德和康克清在這個大喜的日子裏，仍然槍不離身，草鞋不離腳，也沒有豐盛的喜宴，只有花生和汀州的土產來招待客人，洞房裏是一片歡聲笑語，直到深夜才盡歡人散。

康克清沒有答話，但微微地點頭。朱德欣喜地站起來，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說：「我們結婚吧！」康克清搖搖頭，小聲說：「等打勝仗再結婚。」說完便依在朱德的懷裏。

一對紅軍戀人終成眷屬，他們的心和共產革命事業緊緊地連在一起。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時，連這位中共功勳蓋世的朱德也未能逃過，慘遭批鬥。他沒有看到「四人幫」的倒台，於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在北京逝世。康克清忍着悲憤，存活到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逝世，終年八十一歲。